

懷。當然阿土只有不得不向光棍船弟兄們說：「別了！再見」。

阿呆說，我和阿琴這種如膠如漆，如影隨形的愛情力量，輸出功率是無可與之相比。阿呆也真是，要我叫阿琴替他牽紅線，想那以前追阿琴的鬼把戲，還不是阿呆的最有實際效果。現在我倒反而變成愛情紅娘了，可真應了「風水年年轉，十年河東，十年河西」。

無心插柳，柳成陰。有天無意間欣賞到「初戀真是一段美得令人陶醉，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與回憶而已。」這一針話，就像種了抗原一樣，突然心裏開始產生了抗體，反覆的 booster（加強作用），終於引發了和阿琴的各奔東西。

我們都知道在免疫學裏，有一種叫 Memory Cell 的，這些愛情細胞，使我緬懷那有阿琴相伴的日子，於是日子開始像失去光影，太陽不再像小孩子畫的大紅，月姑娘的餘光不再溫暖我心，星兒不再對我眨眼，嘴角也不再有微笑，有的只是塞滿那滿腦袋的追思。

× × ×

媒人

我不再是「阿土」了，即使有人說她們小氣、愛哭、脾氣古怪。當然阿土應該先學會愛自己、愛自己的心、愛自己的思想，愛自己的生活；更愛自己所擁有的，然後阿土才會真正瞭解如何叫阿土不知如何去計量，也許真得如同要為阿土做媒的老師說：「婚姻是更進一步的學習、容忍，和體諒，而不是訂個尺度來擇取罷了」。

「阿土很愛女生的」，即使有人說她們小氣、愛哭、脾氣古怪。當然阿土應該先學會愛自己、愛自己的心、愛自己的思想，愛自己的生活；更愛自己所擁有的，然後阿土才會真正瞭解如何叫阿土不知如何去計量，也許真得如同要為阿土做媒的老師說：「婚姻是更進一步的學習、容忍，和體諒，而不是訂個尺度來擇取罷了」。



思 洛

是六月夏季的午後，走在椰林大道上，兩旁樹影疏曳，夾著萬道金光鋪落滿地。揮揮手，下意識地想抹去這地刺眼、太光太亮，刺得連心眼也覺得酸疼。望望腕錶：離上課還差三分鐘，捧緊書，不禁加快步伐……。「喂！阿南！阿南！」小張騎著車，在背後大聲呼喚，收住脚步，回頭不耐煩地問：「什麼事？」。跳下車，小張喘口氣：「呃！橋藝社今晚分組對抗，社長希望你出席；辯論社要你準備一下講稿，還有登山社的活動海報，你畫好沒？」

「哎！一切沒問題，我還要趕著上課哪！再見！」心頭真有千萬的不耐，沒好氣地擺擺手，大踏步離開……。

「真是——，風頭健也煩？誰不知電機二有個鄭吉南？」望著小張的背影消失，耳畔迴盪著這句話。是的，誰不知我鄭吉南呢？活躍於每一社團，每年的學優獎總有一份，更是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，無人不曉；想著，一絲得意微笑掠過唇邊，不是嗎？唸的是熱門的學校，熱門的科系，更是一名熱門人物，咳喫！想不到我阿南也有今天罷？瞬即，一間陰濕破舊的木屋閃過腦海，閉上眼，用用頭，奮力地想抹去這幕影像，不！不要想它！咬咬牙，挺起胸膛，仰望絢爛藍空，萬里無雲，適才的陰霾一掃而盡。

又是一個酷熱無風的下午，悶在宿舍內，無聊地搓洗紙牌，上鋪的小張正猛嗑「企業投資概論」，老



陳在這麼大熱天，居然也呼嚙地睡著了。額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滲出，掏了手帕，憤憤地擦去，心底不禁咒罵：媽的！那來這麼熱的天氣……小張陡地翻個身：「哈！阿南！我發現到了！」語氣充滿驚異，略帶幾分興奮。

「發現什麼？」真是大驚小怪，「看本無味的『企業投資概論』，有啥可發現的？」

「不蓋你，這妞兒長得真像趙伶麗。」咧著嘴，笑得好開心。

「像趙伶麗？我看看——」

跳下床，遞過來一本「中西電影藝術」，「好傢伙！你不是明天要考『企業投資概論』，正埋頭苦讀嗎？怎麼，看起電影來了？」

轟了一番挖苦，小張難為情地搔搔頭，用手指在一面照片上：「諾！你瞧！像不像趙伶麗？只差嘴角那顆痣而已。」仔細端倪像中人，長髮披肩，明眸皓齒，淺笑盈盈，淺淺梨渦躍動唇旁，是的，趙伶麗也有那麼一對醉人酒窩，不過唇角多顆小痣罷了。大一時，便耳聞外文一的趙伶麗，什麼才藝佳人，花中之後等等，冠上衆多的美名誇讚；心頭有萬分的不服，哼！我倒要瞧瞧你是個什麼三頭六臂人物，不管那個妞兒，我鄭吉南還不是得心應手？就在那麼一天，國樂社迎新的晚上，正忙著佈置場地當兒，「錚」忽聽得一聲清脆箏音，轉過頭，見著一個秀髮披肩的嬌小背影，當時，清清喉嚨，以一副神氣姿態走向前：「喂！你不要亂弄古箏！」話未說完，陡地回過身，一張年輕動人的面孔呈現在眼前，尤其是說話時那若隱若現的唇溝，「哦！我是古箏組的趙伶麗，並不叫『喂』，而且，吉南也知道禮貌，去譯聲再見，卡回去學校，宰羊麼？」

有，她不識字，無法寫信，每次回家，她總瞓著眼，滿含慈意地輕拍自己：「阿南仔！出外讀書要注意身體，睡覺時不要踢被，宰羊麼？」嘆口氣，接著說：「好歹伊也是你的阿爸、大媽，少年郎要知道禮貌，去譯聲再見，卡回去學校，宰羊麼？」

爲什麼必須向他們告別？厭惡那在陽光下閃亮發光的鐵柵門，想起的是一遇風雨便砰然作響的家裏那扇破木板門；痛恨那金碧輝煌的客廳，琳瑯的佈置擺設，華麗地毯、大型冷暖氣、室內滿充令人作嘔的雪茄煙味——而媽和自己呢？多少夏夜裏，悶熱難熬，媽媽搖著扇，輕拍低吟：「嗯！嗯！因因睍！阿南幾眠大幾吋——」而在冽冷的冬夜裏，寒風刺骨，母子擁著一床薄被，捲縮一塊，常常冷得哭喊，媽媽馬上擁緊自己：「哦！阿南乖、莫哭！不是你阿爸忍心不要我們，是那個查某啊！」，幾滴淚珠滾落頰上，熱熱地，打個呵欠，縮在媽媽懷裏好溫暖——就這樣，咬牙度過多少艱苦歲月，於無數鄙視的眼光中屹立成長，忍受幾許的諷辱——

「鄭吉南！沒爸仔！沒郎要仔！」

「阿南的媽媽是郎仔小姨，羞羞羞——」

爲了這些，從小，一雙硬拳頭便是自衛的武器，誰辱罵自己，拳頭便伸出去，撲到對方屈服痛哭爲止，濃烈的恨意於幼小心靈中滋長發展，打！打！打！打擊所有譏笑的人，爲什麼媽媽要說話？緊握拳頭，真想一拳打落那女人醜陋的牙齒，尤當咧著血紅厚唇假笑時，滿口金牙閃閃發亮，可怖之至，嘔心透頂！爲什麼我得叫她「大媽」？那個壞心腸的女人——

阿爸總在夜裏或大媽外出時，才敢偷溜進屋，拍撫阿南的頭，嘆口氣，然後悄悄地遞給媽一團散鈔：「翠枝仔！唉！真

句地，雖極力忍著，也可以看出氣得臉紅的臉、緊咬住唇，深深地看了自己一眼，扭頭便走——。

「趙伶麗？那個趙伶麗？噴！這名字蠻熟——」，歪著頭，極力思索著——

突地，「喂！鄭吉南！你看到外文一的趙伶麗沒？」社員中的李中明跑了過來。

「呃——外——文——？」猛地敲頭，不禁跳了起來：「嘩！你是說外文一的趙伶麗，那個什麼花中之后、才藝佳人是不是？」

點點頭「是啊！她來了嗎？」，像洩氣的球，「撲」地跌坐椅上：「她是來過了——」，「來了？在那兒？」，指指門外：「又走了，剛剛才走——」，「爲什麼？」李中明一臉困惑的表情：無奈地聳聳肩，便不作聲，繼續佈置場地。就這樣，終於見識到也氣走了趙伶麗，怪心理作祟，哼！有啥稀奇？學校裏多的是漂亮的妞兒，到時，跟阿爸一樣有大有小，呸！呸！多髒的想法，真不知羞，怎能學阿爸？他該下地獄，該死

「阿南！阿南！」小張的叫聲打斷了思緒，「怎麼樣？長得夠像趙伶麗罷？」，沒趣地應聲：「嗯！」，低下頭，繼續「啦啦」地洗牌——。「聽說這小妞跟醫二的王仲平很『要好』——」，「哦！」沒勁地回應，怎麼心頭有點怪怪的？要好？噴！要好的定義又是什麼呢？

六月的清晨是沁涼舒適的，輕緩地跑圈操場，回到宿舍，信箱前又擠滿人，擦擦微濕的汗珠，瞥見老陳正津津有味地讀

信，連小張也跟著擠在牆角偷看，自己呢？一封家書也沒揮過去——。

「阿南！喂！怎麼——喂！」老陳在旁猛搖，用用頭，怎麼一會便回憶如此多事？眨眨眼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這個週末禮拜天，有空嗎？」

「嗯！社團裏有些瑣事，不過，沒啥要緊。」

「我——，呃，週日登山社的野營活動，我不能去，可是，已經繳過費——。幹嘛不去？」

「剛才莉莉來信說明天她便到台北，想在這兒玩上幾天，所以——抹把汗，嚥口水說：「能否請你充代我的名額？不然，白浪費錢——」

「當然可以，沒問題！」爽快地一口答應——。

陳文瑞！土木二的陳文瑞到了沒？」一夥人聚集校門口，羣中有人高聲呼喚。「陳文瑞有事不能來，由我代替——」背起行囊，走向前——。「哦！是你，鄭吉南！」集合人有些訝異，隨即，「嘩」地吹哨：「人數到齊，出發！」。

慢漫步在田埂上，陽光照著波浪起伏似的稻穀，金光搖曳，涼風徐徐，鳥鳴陣陣，竹林扶疏，迎風而立，颯颯作響，輕嗅周遭和著泥土香、花草香的清爽氣息，那麼芳涼、親切——。

隊中正和聲唱著：「This is a small world afterward,

This is a small world afterward,.....

，不是嗎？這確是個 Small world ，偶然相聚，千里來會，不皆是機緣的湊合？無意一瞥，一羣女孩中那個熟悉的長髮背影，心跳不禁加速，直直瞪著，背影逐漸地轉過臉：唇角的那顆小痣——趙伶麗，幾乎叫出聲。天！真是趙伶麗！她望望這邊，眉毛一挑，又別過臉，繼續唱歌；扯根草放在口中，嚼著嚼著，噴！好酸！真見鬼，天下女孩多得是，爲何偏偏——忽然，女孩子們尖聲高嚷：「喲！蛇！趙伶麗——」，衝過去，見趙伶麗跌坐地上手按著小腿，一條細長小蛇緩緩游去，俯身拾根枯枝，「劈拍」斃了這條爬蟲，挑開蛇口看看，鬆口氣：「放心！敷點藥就可，這條是無毒的草蛇。」回身看看她的傷口，略微紅腫，便抽出小刀，輕劃傷處，吸出污血，抬眼看她，正倒吸著氣，忍著痛楚；真是——女孩子就是怕痛——最後，塗上隨身所帶的藥膏：「好了！」，站起身，拍去灰泥，向她身旁兩位女同學說：「你們扶著她慢慢走。」低眼一瞥那蒼白的臉龐，想伸手扶她，可是——，咬咬牙，還是走吧！

一場小風波平靜，大家繼續趕路，天色漸暉，在「那路」加「歌聲」中，到達露營地點，分組忙著營火，不一會兒，營光晚會便熱烈地展開，火光熊熊，映著圍坐的大羣，有歡笑渲染的新鮮人面孔，似火花般奔躍燃燒的一群；也有那已過新鮮人季節的，他們曾有熱火般的歡樂，而今，再試著來重燃年輕火焰——自己呢？似乎未曾有這類感受，別人有多麼快樂的童年，成堆的玩具、簇新的衣服、油亮的皮鞋；而記得的是自己在怨恨、打架、嘲諷中度過的童年，一套洗得泛黃的制服，一雙「空前」的舊布鞋，一遇雨天，布鞋浸了水，走路「滋滋」有聲，走進教室，老師同學都投以異樣的眼光，小學時，明報科都考比林志祥高，可是，第一名是她、莫龍生也是她，——。

望著樹洞中的一團白蔥，聽著她一番話，再仔細端倪那張滿充善意的面孔，仰望迷濛月色，心中不禁有些茫然——。

野營過後一個禮拜，早上沒課，騎著車到校外逛逛，突然地四處幫工掙錢，自己就曾連續三年的假期中，在隔壁的一家電器行當臨時技工，大小電器的修理，當然是沒有問題——。我以前有過修理的經驗，我想是可以的。

「那好！麻煩你囉！什麼時候可以好？」

「明天傍晚四、五點時——」

「一言爲定！我會在活動中心等你，再見！」擺擺手，長髮在風中飄啊飄地離去。

第二天的黃昏，拿著修理好的收音機，未到門口，已見趙伶麗正站著等候，不過，身旁多個高大的男孩，走了過去，「海！鄭吉南！收音機修理好了沒？」她笑著招呼，並轉向身旁的男孩子說：「王仲平，他便是我告訴你的鄭吉南。」他瀟灑的點個頭：「你好！阿南！」，阿南！仔細看他一眼，那熟悉的面孔，尤其是一臉的假笑，似曾相識——連名字也怪熟悉的——。

「阿南！你修理的技術實在高明，對了！你今年暑假來不來我爸爸的電器行當修理小工？這陣子正缺乏工人哪！」一臉捉

因爲他父親是鎮上那間大醫院院長；自己永遠無法獲得老師的青睞，爲了媽媽沒錢沒地位、繳不起補習費、更無法像林志祥

一般，每年中秋節總提兩大盒月餅送老師；一個沒有笑的童年與灰色的記憶，呈現的是褪色的年輕與茫然的未來，也爲了打擊那些譏諷的眼光，自己奮力表現，「似乎」在大學中出了口氣，只是，有些茫茫地，「似乎」不知自己想表現什麼？又有點知道——唉——「爲什麼嘆氣呢？」背後傳來細柔的聲音，回過臉，趙伶麗正站在樹旁，隱淡月光與火光影映下，臉龐顯得柔和動人；「沒啥！」移開話題：「傷口好點了嗎？」，點點頭，「嗯！好多了，」緩緩地抬起眼：「今天真多謝你的幫忙！」

「小事！何必稱謝？」頓口氣「其實，我還真爲大一時國樂社迎新那晚的事感到抱歉哪！」

輕聲笑起來：「哦！我想起來了——」故意嘟起嘴：「對！那次你確實很令我生氣！」

「實在對不起！我當時太——」

接住下面的話：「太驕傲自大了，對不對？目中無人，態度偏執，是大家對你的看法與批評。」停會兒，繼續說：「不過，我奇怪像你怎會無故地嘆氣呢？會嗎？」

「並非『無故』地嘆氣，而是心裏有所思——」停住下面話，被人揭去傷疤似地有點不樂。

「你知道嗎？我對你一直很好奇」眨眨眼：「所以，你的嘆氣讓我覺得不可思議，不過，鄭吉南，你看——」，她突然指著樹幹，順她所指望過去：「這是樹洞中的一個小繭，雖結得又厚又硬，層層保護著蠶，但是，許多人便跟這個繭一般，躲在自己所結的繭與象牙塔內，逃避現實，這種人最可悲不過了，你說是不？」

「嘖！你們早就認識啦？」趙伶麗一臉的驚奇。

王仲平的眼底閃過一抹熟稔的嘲諷眼光：「是的，這『沒爸爸』從小便是我們鎮上的打架能手，怎不認識？」

按耐住滾騰的怒火，啞著嗓子，一字一句地，「王仲平，我要你替剛才所說的『三個字』鄭重地道歉！」觸發地緊握拳頭——。

「王仲平！你的態度太惡劣了，真沒想到你竟——」趙伶麗不滿地說。

他漲紅脖子，憤憤地低嚷：「惡劣？連妳也反對我，難怪別人傳說我王某人女朋友給拐了，我還不信，想不到——，原來又是這小子學他母親一樣，搶人丈夫甘願當小姨太，哈！真

是「有其母，必有其子」！」

不待他說完，「砰」地一聲，發洩憤怒、羞辱與多年悲恨重燃的一股心火，只見王仲平「轟」然倒地，爬起時，下頸多一處青瘀，摸撫著下巴，準備應付的架子，正擬衝過來——。

趙伶麗白著臉，喝止住：「住手！王仲平！」，昂著頭，直直望著他：「鄭吉南的一拳，是對你說髒話的懲罰，這是應得的，」陡地轉過身：「鄭吉南，任何事用拳頭是解決不了的，我不管你有什麼家庭隱私，可是，我想，以你特有的才華，適才不用武力你也可以擊敗他的。」再回身看一眼狼狽的王仲平：「有一點你要搞清楚，王仲平，我不是你的女朋友，永遠不是。」說完，甩頭，大步地走開。

王仲平一臉懊喪的神情，拍拍屁股，也不回頭地離去。站在原地，腦海一片「轟轟」然，似乎剛才的一幕還未消失，緊

握著拳頭，呼吸迫促不勻，低頭一望，左手還提著那架收音機，趙伶——張口欲呼，人已不知蹤影，搖搖頭，算了！走吧！剛推開臥室門，小張便跳起來，「噠！阿南！你可回來了！」走過來，拍拍肩：「你在活動中心露的一手，可真聰明，硬是要得！」

不耐煩地推開他，往床鋪一躺，閉上眼，不作聲。」「喂！怎麼不說話呢？破天荒一件事，有你的信，不！是電報，剛剛才到——。」「噠」地起床，衝上前，急急拆開電報，裏面赫然寫著：「母病危，速歸，父草。」似電流通及全身，一時知覺幾近麻木，媽媽生病了，不！不可能！以前那麼苦的日子連一聲咳嗽也未聞，如今，日子好些了，怎會——，揉緊信紙：回家！是的！我要回家——。

提著行李，走過熟悉的長巷，望見那間木屋，脚步不禁加快，「吱嘎」地打開那扇破木板門，室內光線陰暗，怯怯地低喚：「媽！我回來了。」，門簾掀起，走出一個人：是阿爸！滿頭斑白，背脊曲僂，幾年不見，阿爸變得好多。他慢慢地走來，手脚因興奮而有點發抖：「阿南！是你哦！你到底是回來了——」。

放下行李，急急走上前，「阿爸！媽媽呢？」

「伊在我厝裏！」

「在那裏幹嘛？她不是生病？——」內心滿是狐疑。

「唉！」阿爸嘆口氣說：「伊沒病啦！生病的人是你大媽，伊在厝裏照顧你大媽——」。

一時不知是何感覺，忽弛忽緊，媽媽沒病，哦！謝天謝地！

不過，阿爸你電報上怎——」。

「這是你阿母要我做的，要不，伊說你不會回來看大媽的。不管怎樣，伊好歹也算是你的母親，伊沒生一男半女，這次染到嚴重的糖尿病，已知自己不久人世，便想見你一面，見見咱們家裡一個香人！」說完，眼圈紅紅地。

似一具石像般立著，媽蒼白著臉，抖著唇，眼淚似斷線珍珠滾落兩頰，我——阿南，你，你太讓我失望，枉費你讀這麼多書，從小，你只知以牙還牙，反擊別人，而今，難道書本只有教導你這套反擊報仇之道，而沒教如何化解冤恨使仇人變朋友嗎？枉費啊！」抽出手帕，擦擦鼻涕說：「再說，大媽苛待的人是我，伊也是很疼你，你阿爸能有錢救濟我們，也是伊爲了你而網開一面，你腦中滿塞仇恨，那會去注意體會呢？我被苛待的人都不記仇，還說你是伊疼愛的哪！」

「我——」一時說不出話。

聲音脚步離遠了，置身屋內，腦中一片空白混亂，踉蹌地碰倒行李，「通」地一聲，是趙伶麗的收音機掉出來，俯身拾起，不禁想起野營會那晚的一番話，前前後後，加上媽媽的責備，是的，多少年來爲抵抗諷刺漫罵，自己便似樹洞中的繭一般，讓偏見、傲慢、與仇恨似蠶吐絲層層圍繞、鞏固卑微的自己，躲避現實，讓自大表現來遮掩自己，滿足於衆人的誇讚聲中；直至王仲平的出現，趙伶麗與母親痛噬重敲心繭之門，自己於內掙扎著；爲什麼我從未發現大媽每次看自己的眼光是那麼慈和？一味的偏見認爲她不懷好意，一臉假笑？爲何我老想反擊別人？爲何從未學到「寬恕」二字？是的，寬恕正是我要學習——。

大媽生病了？媽還去照顧那個壞女人？難道她忘記大媽給予的羞辱與磨苦？忘了那些舉炊難繼的日子？忘了——，猛烈地搖頭，多年的怨恨湧上心頭，不！我不去！

「阿南！你必須去。」突然媽出現在門口，挺著背脊，一

臉堅毅的神情。

「翠枝仔！唉！這孩子很固執！」阿爸搖搖頭。

「媽！我不想去看她。」有點負氣地坐在椅上，緊抿著唇，下意識的捏緊拳頭。

「爲什麼不去？」

「爲什麼我要去？」

「因爲伊是你的大媽，你第二個阿母」，媽一字一句地說得很有力量，「伊已是不久人世的人，你忍心拂逆伊的心願？」

「當年我們快凍僵、餓死時，她又何忍心於禁止阿爸來接濟我們？她有多少好心腸？」恨，恨，濃烈的恨意在瀰漫著。

「阿南，伊雖然過去很刻薄，但是，你的恨意不該如此深啊！難道連一個將死的人，你一點同情心也沒有？」

「同情心？哈！一個從未有同情心的人，竟然要求別人的同情？可笑之至！我不去！」再一次堅執的回答。

「阿南！」媽失望地呼喚，那冷漠的眼神，與趙伶麗站在王仲平與自己之間的神情相似——。「你怎麼變得這麼冷酷無情？」

「阿南！你就不要同時讓兩個母親失望罷！」阿爸說。坐著不動，靜不哼聲也不回答。

「阿南，」媽再次呼喚，「我不去」搖搖頭，「你必須去！」，「不去」，「你非去不可！一定要去。」去，不去，去，不去！按耐不住的火氣迸發，「我不去！」我恨她！恨每一個人！我恨！」似發狂般吼叫：「我恨大媽的苛刻，更恨你爲何要當人小姨太？讓人看不起？抬不起頭？大媽那麼羞辱你，爲什麼你還要去照顧她？爲什麼？爲什麼你不會反擊？爲什麼？」似連珠砲轟般，直到嗓子發啞。

